

比較文化研究所譯叢之一

151

教員專

美國革命的 故事與人物



成都華西壩五大學

比較文化研究所出版

一九四五

比較文化研究所譯叢之一

美國革命的故事與人物

比較文化研究所出版

贈

一九四五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主編 鄭德坤 芳衛廉

編輯 李鑄晉 王懷瑜 危東亞

繙譯部同人 王懷瑜 金建申 張志公
(姓氏筆劃爲序) 危東亞 林德彬 解連生

宋蜀碧 孫亦椒 楊樹勳

利翰棻 黃敏超 歐陽達

李鑄晉 黃衡一

發行者 五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

成都華西壩華大博物館內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具有深遠眼光人仕，都感到在聯合國間，非竭誠合作，共除兇暴，不足以建立永久和平。現在戰爭勝利的結束，證明了這種見解十分正確，然而軍事與政治上的合作，多半都是暫時或因時而改變，要得到永久連繫，保持永久和平，非有文化交流，使國際間互相有深切了解不可。華西壩五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因此于去年成立，集中外教授的力量，希望能推行這種浩大工作，一年以來，曾在五大學開設「戰後世界」小組研究班，又曾資助教授完成他們數年來研究所得有關文化方面的著作。今年夏天又籌備刊印「認識中國」英文叢刊，使在華盟軍對中國文化背景有較深的認識，後來因為戰事結束，盟軍離華，故又中止。此外聘請中外著名學者來蓉講學，和領導文化中心問題討論，這也是重要工作之一。

至於翻譯工作也正積極發展中，國外文化方面之名著，對我國學術研究，很有幫助，現有數種已進行中。此外又編譯顯淺易明的介紹外國文化叢書一種，國現在國內要得到這種讀物，頗不容易，所以特從外國雜誌書藉選輯一些精華，譯成中文小冊子出版，作為大眾和學生的讀物，第一部工作，注重美國方面，因為無論戰時戰後，中美關係，都有增無減，而兩國關係也日益深切。至于其他各國文化的介紹，也將于最近期內繼續進行，現在頭一本已經出版，希讀者廣為介紹，使本所的企望得以實現其萬一。

編者

民國卅四年十月

RW11/1197/16

獨立戰爭結束時之美國十三州



- | | | | |
|---------|----------|-----------|---------|
| 1. 馬薩諸塞 | 6. 賓夕凡尼亞 | 11. 北卡羅林那 | C. 紐約 |
| 2. 新漢塞 | 7. 新澤西 | 12. 南卡羅林那 | D. 費城 |
| 3. 路得島 | 8. 德拉瓦 | 13. 喬治亞 | E. 威廉斯堡 |
| 4. 康奈梯克 | 9. 瑪利蘭 | A. 波士頓 | F. 查爾斯頓 |
| 5. 紐約 | 10. 維琴尼亞 | B. 阿本尼 | |

註：當時西面疆界直到密西西比河，但美國人多聚居在大西洋海岸一帶，西部之地祇是各州要求佔有的，到以後纔逐漸開發。

重要人名對照表

Adams, John 約翰亞當斯
 Adams, Samuel 森姆亞當斯
 Albany 阿本尼(在紐約州)
 Allen, Ethan 伊頓亞倫
 Amherst, Lord 亞姆赫斯特爵士
 Bancroft, Edward 班克勞伏特
 Boston 波士頓
 Boston Tea Party 波士頓茶團
 Bunker Hill 崩刻山
 Charleston 查爾斯頓
 Concord 剛葛特(城名)
 Connecticut 康奈梯克州
 Continental Congress 大陸會議
 Cornwallis, Lord 康華里斯爵士
 Delaware 德拉瓦州
 Franklin, Benjamin 佛蘭克林
 Gage, General 基芝將軍
 Georgia 喬治亞州
 Grand Mason Lodge 規矩會
 Hamilton, Alexander 漢密爾頓
 Hancock, John 漢谷克
 Henry, Patrick 亨利
 Hessians 赫斯人(屬德國人)
 Howe, General 豪將軍
 Hutchinson, Governor 赫琴遜總督
 Jay, John 約翰積
 Jefferson, Thomas 傑弗生

Lafayette 拉斐也特
 Lee, Richard Henry 李氏
 Lexington 萊克盛頓(城名)
 Madison, 麥迪遜
 Maryland 瑪利蘭州
 Massachusetts 馬薩諸塞州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
 Monroe 門羅
 Mount Vernon 爲能山
 New England 新英格蘭(包括東北數州)
 New Hampshire 新漢塞州
 New Jersey 新澤西州
 New York 紐約
 North Carolina 北卡羅林那州
 North, Lord 諾爾斯爵士
 Paine, Tom 湯潘
 Pennsylvania 賓夕凡尼亞州
 Philadelphia 費城
 Pitt 畢特
 Revere, Paul 保爾維威爾
 Rhode Island 路得島州
 Richmond 雷株芒特城
 South Carolina 南卡羅林那州
 Ticonderoga 的干地洛加要塞
 Valley Forge 佛即谷
 Virginia 維琴尼亞州
 Washington, George 華盛頓
 Williamsburg 威廉斯堡
 Yorktown 約克城

目次

美國誕生記要.....	一
Notes on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by Dorothy Thompson	
美國革命.....	四
Revolution, by Stephen Vincent Benet	
革命時代的故事	

真正的波斯頓茶團.....	一七
The Real Boston Tea Party, by John Hyde Preston	
亞當斯提舉華盛盛爲元帥.....	二三
Adams Nominates Washington Commander-in-Chief, by John Adams	
傑弗生起草獨立宣言.....	二五
Jefferson Write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y John Adams	
伊頓亞倫攻克的干地洛加要塞.....	二八
Ethan Allen Captures Fort Ticonderoga, by Ethan Allen	
美軍在佛即谷的苦難.....	三一
The American Army Suffers at Valley Forge, by Pontbaud	

世道顛倒在約克城.....	三三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t Yorktown, by James Thacher	
一七八七年的戰後問題.....	三六
Our Post-War Problems of 1787, by Edwin Muller	
第一次就職禮.....	四七
The First Inauguration, by Malcolm R. Eiselen	
一七九九年選舉式.....	五〇
Election: 1799 Style, by A. J. Beveridge	
傑弗生式的樸實.....	五二
Jeffersonian Simplicity	

革命時代的人物

華盛頓——一個農人的故事.....	五五
Story of a Farmer, by Clarence Day	
給一個軍人的信.....	五九
Letter to a Soldier, by Latham Ovens	
傑弗生——民主的建築師.....	六一
Thomas Jefferson, Architect of Democracy, by Donald Curran Peattie	

亨利——自由的天才……………六七

Patrick Henry, Genius of Liberty, by Donald and Louise Peattie

佛蘭克林——民主的天才……………七九

Ben Franklin, Genius of Democracy, by D. C. Peattie

班克勞伏特——革命時代的大奸逆……………八〇

Arch-Traitor of the Revolution, by Burton F. Hendrick

湯潘——「見解」的保衛者……………八四

Tom Paine, Crusader for Common Sense, by Max Eastman

拉斐也特——自由之使徒……………九四

Apostle of Liberty (Lafayette), by Andreas Latzko

保爾維威爾和他的世界……………一二三

Paul Revere and the World He Lived in, by Esther Forbes

次

以上各篇除「亞當斯提舉華盛頓爲元帥」以下五篇採自「美國的傳統」(The Heritage of America, Edited by Commager and Nevins)一書，及「美國革命」一篇採自「亞美利加」(America, A History of the Spirit of America, by Stephen Vincent Benet)外，其他均自「讀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歷年各期中選出。

美國誕生記要

我覺得我們大家的孩子現在只是研究歷史上的大事，而最不了解思想史。他們大多數都聽先生的話從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性格和物質生活的立場去解釋歷史，因此有些人完全從制定美國憲法諸人的經濟地位的觀點去研讀美國憲法，他們以為假若制定美國憲法的人生生活富裕則會自私地只想建立一對他們自己那一階級有益的文體。這樣教授歷史的結果是減低了人們對智力、理性、和經驗的尊敬。

然而十八世紀末葉在這大陸成立的那政體是個理性時代的產物，而又為一羣非凡的人物所制定。嚴格說來，這些人是貴族。我的意思不是說他們有很多的錢財和很高的門第，而是說他們有卓絕的才幹，他們雖是一個尚未成形的草創國家的公民，然因他們的才幹勝過了當時和現在的人，而得了整個文明世界的尊敬。

他們有特殊的智力和深厚的學識。他們熟知從前許多文明時代的歷史憲法和政治經驗。他們所維護的憲法是經過最傷腦筋的推理才制定成的。漢密爾頓、麥迪遜、門羅、佛蘭克林、亞當斯、約翰積諾人曾研究過如下的問題：共和國是如何產生的？共和國的內外有甚麼毀滅共和國的威脅？甚麼是共和國生存有利條件？他們完全知道甚麼是「階級鬥爭」；雖然他們把法西斯另外叫個名子，他們完全知道甚麼是法西斯和法西斯產生的原因。他們在着手創造一個自由的聯邦國家的時候堅決地擯棄了純粹民主政體，這個原因很明顯：就是他們知道在世界史上每一建立純粹民主政體的企圖都會很快地敗壞成為暴政。

我們須把這一點弄清楚，因為現在人們用字意義極不確切。舉個例來說，自從上次選舉以來大家都說我們的政治是由大多數人來辦理，有人告訴我們說在我們的制度下凡大多數人所要作的事情都有理由。然而麥迪遜在一七八七年著論聲稱全民政治的大危險之一是「國家策略往往為關心和兇猛的大多數人之優越勢力所決定，而不顧及正義的原則和少數人的利益。我們必須下結論說純粹民主政體不能免於黨爭之禍。大多數人常感有共同的熱情或關心，而禁不住要犧牲較弱的少數。因此凡呈騷亂和鬥爭現象的民主政治一般說來都壽命不長又遭兇死。」

為要防備一人，少數人，或大多數人的篡奪，他們設計將政府權利分散。他們知道這樣一來不會促進最大的可能效率，他們知道善意的專政——現在我們有很多和善意的專政相同的政權——要有効得多又常常得着大眾的擁護。但他們也知道凡專治政體不管善意與否多與專政者的壽命為終始。和從柏拉圖到現在所有的大政治思想家一樣，他們深信從人的高貴進步，和最終幸福的觀點，不管怎樣善意的專治都是最壞的一種政體。他們關心到人的高貴和在世界上的精神任務。因此之故，這些非凡的人物不但分散了政府的權利，並且將政府權利加以確切的限制，使政府在人們生活的許多範圍內不能加以干預。事實上這就是他們對人類自由的主要貢獻之一。

他們是極其了解現實的人。他們知道人是熱情的，自私的，凌人的，輕信的。然而他們相信有個政治的解決方法。他們不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盲目的經濟或生物力量的產物，不相信所有的人的生活個性都由財富和種族而定。他們深信人的理性能力和政府須訴諸理性的職責。

若我們現在公衆辯論的情形和從前辯論接受憲法的情形兩相比較，我們會驚異現在人們興趣的水準爲甚麼會低落到如此程度。一七八七年的問題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問題之一。那問題的實質是：美國是否應和歐洲一樣成爲許多獨立國家的集合體，或者是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當時「大衆震驚，各州不睦，外侮內侵」。但約翰精當將問題置諸國人之前的時候說道：

「我們只是建議這個方案而不要有所強迫，但請大家記住我們既不要求盲目的贊成也不希望盲目的反對。我們只希望大家認清問題的嚴重而加以平靜坦白的考慮。」

於是我們的政府便建立在道義的信念上。這信念寓於法律和人們推理議事的過程中。我們的政府曾設法調和各派系的利益，曾設法制止個人，少數富人，或甚至多數窮人的篡奪，又曾在社會生活中保留一個人或團體自由行動的大範圍。

漢密爾頓、麥迪遜和約翰精曾在當時的報紙上發表過八十五篇社論來爲新憲法辯護。這些社論集合起來就構成「聯邦主義者」，這或許是自從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以來的最偉大的政治論文，在這裏順便提一下，那些維護憲法的人對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完全熟讀。使我最不了解的是現在美國大學畢業的男女生往往都沒有細心研究過這些文獻。這是我們對思想及思想史漠不關心的證據。

智慧，理性，和經驗是文明人類在世界的進路上個人或團體行動的唯一嚮導。若沒有這個嚮導我們就沒有任何標準。技術的進步，雄偉的道路和工廠並非文明的證據。這些東西或者只是個衰敗的文明的殘渣，不能保險不會有野蠻時代的到臨。

美國革命

現在我們回顧美國的獨立革命，立刻覺得它是無可避免的，而同時又好像不會是無可避免。

那時，人民憤懣的原因確是真的，然而，假如機警點，沉着點，照舊打算一下，憤懣的原因還是可以解救。不過，究竟那麼解救一下是否有用，却誰也不敢說了。

美洲殖民地的情形，其變化愈來愈大。自從占姆士城（James town）以後，一百七十餘年來，美洲殖民地已經逐漸長大起來。他們已經有些壯年漢子，正準備着在世界上顯身手。如果他必須還得作英國系統裏的助手，那麼他們一定要分享助手的權利，分担助手的責任。

可是英國政府並不把他們看着壯年有力的助手；在英國政府的眼裏，他們還是些未出學校的小孩子們，他們還不能分担什麼。這也不僅是英國的觀念，簡直是一種世界性的看法。殖民地之所以存在，主要的是爲了母國的利益，一切爲母國利益所設立的法律規條都必須加強。

英國國會可以制定法律來約束殖民地人民，而殖民地人民並無代表出席國會。英國國會可以向殖民地人民課稅，而殖民地人民不繳稅就得造反，別無話說。

原則上殖民地人民許有某些自治權，但是究竟有多大限度呢，沒有人知道。反正，殖民地人民這樣想，英國政府那樣想，總是弄不到一起。

除此以外，還有時間空間的問題。三百萬人民在海洋的這邊，而具有法庭般最後權威的國會，大臣，國王，則在海洋的另一邊。那時沒有電報電話飛機或輪船作為連繫。美國發生一件事，消息傳到英倫差不多要六個禮拜。國會討論一個問題，等到達到結論，這決定的消息也許要三個至六個月才到美洲。英國國王從沒到過殖民地，大臣之中縱有到過的，也極少極少。國會議員也同樣沒到過殖民地，而他們在那裏為一個不大知道的國家制定法律通過判決。

這也不是他們的錯。事情就是那麼個樣。如此而已。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原因，為什麼美國和南美許多小國慢慢的都鬧起獨立來。他們都是被大洋另一邊的政府統治着，而他們自己已經不復是英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却已成爲維琴尼亞人，巴西人，康奈梯克人，委內瑞拉人了。可是他們依然讓遠方政府的繁重條約束縛着。於是他們要自己來作主做自己的事情了。

殖民地宣布獨立以前的景象，就像一片犁過的地，或是暴風雨的海，也像一個受苦了的女人，或是一個長大成人的孩子。

看起來馬上有點東西就要生出來，有點東西馬上就要爆發，破裂，改變。什麼呢？誰也不知道。然而在人的思想裏產生了一種激動，不安和發洩。

「我是一個人，一個美洲人：我自由，我覺得我是自由的；我有我的權利；然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麼是自由？什麼又是權利？除去我所知道的生活方式以外，還有沒有別的方式呢？是不是因為事情總是那樣，於是不喜歡的事情也得將就着點呢？如果不，那我得怎麼辦呢？」許多許多的美國人那時都會這樣思索捉摸過。

自從一七六三年「七年戰爭」的結尾時，這種思想的激動就在繼續增長着，那次戰爭裏英國擊敗了北美的法國武力，得到了大片的領土；當然也就得花些錢來維持那些領土。英國政府覺得美國殖民地人民既是受惠於這次戰爭，就應該付一部分代價。

殖民地人民的感覺却大不相同。他們也已經出了軍隊，花了錢，負了債；這些，他們都已經甘願的作了。可是他們不願意再增繳新稅來維持帝國系統裏與他們幾不相干的地方。

兩方面都不是全錯，也不全對。兩方面的明白人，就連佛蘭克林在內，都認為在母國與殖民地間須要制定一種新的關係計劃。後來在英帝國與其殖民地倒是制定了這樣一個計劃，然而那還遙遙在後；而一七六三年的局勢，被那位喬治第三弄的非常複雜。他是一位勤勞的國王，就是太固執，而且選用了些昏庸馬虎的顧問大臣。

革命的第一個徵兆起於印花稅法（The Stamp Act）。英國政府爲了向殖民地課款，規定殖民地一切報紙、小冊子、執照、票據、契約、公文等類都得購貼半辦士至八十先令的印花；不貼的就算犯法。

國會和皇帝的大臣們都以爲這樣非常合理，特別是印花所得之款說起來是爲着「防衛，保護，和穩定殖民地」用的。然而這一下却是火柴丟在一桶火藥裏了。

美洲人並不以爲印花稅是政府的一種正當措施，而以其爲暴政苛難的開始，未經他們同意就硬加到他們頭上來了。

於是他們焚毀印花，強迫出賣印花的稅務員停止工作；他們集會，抗議，奔走呼號，派遣代表申訴於國王。他們說：「我們本來應該服從你的聖意，不過我們也應該和英

美 國 革 命

國人享受同樣的權利。除非由他們直接同意或是經由代表同意，政府不能任意向人民課稅，這是英國人的權利。而我們對於印花稅并沒表示過同意。」

印花稅律撤消了，殖民地皆大歡喜。然而撤消印花稅并沒解決了什麼，因為人民已經開始以一種新的口吻來談論「自由」了。他們已經開始議論說：

「我們應該立於自然權利之廣泛共同基礎上。……不應該有什麼新英格蘭人，紐約人，大陸上一概都是美國人。」——南卡羅林那州的代表蓋斯頓。

「我們要以自己是人，自由人，基督教的自由人；我們和世界上的別的人分離存在，而我們由於一致的權力和利害團結在一起……只要我們能自由，殖民地人民還有什麼可說呢？」——賓夕凡尼亞州的代表狄金孫。

「難道生命這樣可貴，和平這樣香甜，以致要以奴役去換取？願萬能的上帝制止這種奴役性的思想！我不知道別人怎麼辦，至于我自己是：不自由，毋寧死！」——維琴尼亞州的代表亨利。

自由！這強有力的字眼已經鑽進每人的血管裏去了。起初也不過是一絲微風，慢慢的變成激盪的風暴吹過波士頓屈曲的街道，賓夕凡尼亞的田野，維琴尼亞起伏的山坡。「自由，我們要為自由而奮鬥！」自由的聲浪飄動於邊境的小屋，士兵也報之以同意的反響：「不必向我們講自由，我們已經有了自由了，我們要保衛它！」人民祕密的行列裏，打出了這樣的鼓聲：「來呀，自由的兒女們，讓我們像自由人似的團結起來！」這是一陣洶湧的浪潮，鼓盪的風波，拍擊的鼓聲——拍擊出了過去的歲月和未來的日子。但是三千哩外英國那位勤勉而固執的國王和他那些常變的大臣們既聽不見鼓聲也聽

不見風聲。他們迷惑、忙亂，還有點生氣。殖民地的小孩子們不能自作主張，權威必須維護。於是必須施以強硬手段；如果波士頓鬧事，那麼就派兵到波士頓。恢復亨利第八的舊典，把肇事者一概解送到英國去審辦。他們一味使用強硬手段，絲毫不顧柏克（Pitt）爵士等這些開明的英國人之熱烈辯護。諾爾斯爵士說：「想要美洲人愛你，必須生讓怕你。」至於租稅呢，那個可以大方一點。我們可以撤消別的一切捐稅，祇留一項茶稅——作為稅收的象徵而已。實際上美洲人買茶葉比以前還可以省錢，然而他們必須要納點稅——那樣就可以表明：我們有向他們課稅的能力。

他們以為是和小孩子打交待。而且，多少次，一個海外的政府，總是把美國人的性格估計錯誤。他們以為美國人別的不管，祇知道金錢。

於是把茶葉加了稅，運到波士頓，可是茶葉到了波士頓之後，被波士頓人拿來沉到海裡去了。

這就是所謂波士頓茶團——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正如茶葉在無邊的海裏飄走似的，一切和平解決的機會也一去不復返了。

英國政府覺得絕對不能讓步，美洲殖民地也知道英國不肯讓步。

於是英國政府封鎖波士頓港，廢除馬薩諸塞執照，更通過了別的一些禁令。殖民地方面則答之以召開大陸議會。一七七四年九月開會於費城，代表一共四十五人，除去北卡羅林那和喬治亞之外，每一殖民地都有代表參加。恰如一百五十五年前的占姆士城集會，也好像一六二〇年『五月花』船上簽定契約的代表（The Mayflower Compact）。不過這次是為整個的國家了，而以前那種強烈的動力，又復表現其間。危急的時候，大